

# 那片天空

柯春晖

## 吾土吾情

那时候天很蓝，太阳照在地上，能够听得见声响  
还未被命名的花花草草，漫山遍野，直到天的尽头  
天气晴好的时节，我和我的同伴，像无事的少年  
整天东游西逛，自在地出没在，能够到达的每一片水域，心中满是好奇和遐想

曾经，我在三亚海南热带自然博物馆参观时，看到玻璃展柜里一条一尺来长的化石鱼，嘴微张着，似乎想诉说。回到北京后，这画面一直挥之不去，于是诌了几行诗，题目叫《一条化石鱼的诉说》，以上是诗的开头。

借化石鱼之口，说的是远古的事，脑海里萦绕的却是家乡的溪山大地、蓝天白云，是自己从不曾失落的那一份记忆。

## 烟霞深处

我的童年是在仙居一个叫柯思的地方度过的。

柯思地处括苍山余脉的深处，在仙居县城的西南方向，距离县城有四五十华里。村子依山枕水，呈东西向展开，一条高低不平的石子路和石板路贯穿东西。源自西边山上的九思溪向东自村前流过，汇入村子东边自南往北流淌的蓼溪。蓼溪两岸，青山夹持，堤岸齐整，河水清澈。村子的东、南面，隔着河、溪，各有一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村子。四周的山上，层层梯田和树丛之中，散落着一些村落、人家。村子东面的东岸山，巍然挺拔，西面的保将岩，庄严肃穆。平日里，即使是天气放晴的日子，四周的山峦也常常笼罩在云雾里，山岚阵阵，风光无边，曾经有人用烟霞深处来描绘柯思村，十分贴切。

这是我记忆中的柯思，如今随着时代变迁和高速公路的通达，村子的形胜已发生很大变化，但轮廓还在，四周的山峦依然。多年以后我才得知，村庄原是温、台、绍、杭南北便捷古道的隘口之一。村子西边是仙居山脉最精华之所在，西北向是景星岩，中间由近及远

是沙坑和神仙居，西南不远处便是被称作“江南最后香格里拉”的公盂岩。

柯思是仙居柯氏人的主要聚居地，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村，是元代著名书画家柯九思的故里。村子取名于柯九思，曾经叫九思乡，也叫柯思岙。用人名来命名一个地方，在仙居属于独一无二。村子里原先有一个祠堂，形制完整，建筑考究，雕梁画栋，原先的柯思学校就设在祠堂里，可惜后来某年的一场莫名大火，将一切化为乌有。

春日里，杏、桃、梨花带雨，次第开放，草长莺飞，燕子归来，水田里蛙声一片。夏日里，蚊蝇滋长，蝉鸣枝头，稻禾阵阵，从灌浆到颗粒饱满到被收割。此时经常会有雷暴天气，午后常常会有太阳雨，时常伴有彩虹飞架在溪山上，景象绚丽。秋日里，平地和山坡上黄灿一片，是晚稻和玉米收获的季节，溪头坡地、旷野疏林里的红枫、乌桕红艳夺目。冬日里，时常会有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如期而至，弥漫山林田地，迷茫通向外界的道路。大人们揪心田地里的作物会不会被冻坏，孩童们则开始数着过年的日子。

正是在这里，柯思的先人们纵横山林。他们在这里出生，辛勤劳动、生儿育女，在这里老去。

## 草木童年

我8岁时，母亲给初中毕业不久的姐姐在临海找了一份临时工作，柯思这边便只剩下父亲、大哥、我，还有外婆。父亲、大哥每天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，外婆那时年事已高，还有一双小腿，行动不便，我便在上学的同时，开始打理一家人的一日三餐。每每周围的小伙伴放飞自己的时候，我却围着菜地、麦田和牛羊猪圈转。

周末或节假日，我和当时的小伙伴们一样，会出门砍柴、割草或是放牛。山里孩子，砍柴是个基本功，也是个体力活，苦差事，还是个危险活。我们经常比谁爬得更高，看得更多，挑得更多。夏天，我们早早出门，早到月亮还挂在半天，启明星在东山顶上闪烁。砍柴过程中，遇到蛇或马蜂窝，或者被针刺扎了、被刀伤了，或者从山上摔下来，都不意外。这铸就了自己童年的底色。这样的童年，

使得后来我在读《论语》的时候，对圣人所说的“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”颇能感同身受。即便如此，快乐还是有的，这或许是孩童的天性使然。

## 溪山大地

柯思四面环山、溪谷纵横，周围十里八村。我有一群年龄相仿的小伙伴。那时的农村孩子，常常处在“放养”“散养”状态，田垄地头、溪山大地，给了我们像草木一样顽强、茁壮成长的空间。

把学校的课桌拼起来、中间放几块砖头当乒乓球桌，你推我挡；捉迷藏，打老K，做陀螺，造木枪；用溪螺、柳树皮做树皮唢呐，尿尿和泥，在田垄沟里乱滚；上树掏鸟窝，下河捞鱼虾，削水片，堆雪人，打雪仗……不同时节，有不同的生活、不同的嬉法。

最快活、最惬意的是夏天。

学校放暑假，在临海教书的母亲和读书的二哥会回到家里。这个时候，我便成了“有娘的孩子”。南方三伏天的日头，毒辣辣的，光脚踩在石头上，滚烫。河道沟汊便成了我们最好的去处，游水嬉戏、抓鱼捞虾，是我们日常功课。甚至于见到有水潭的地方，大家便脱得光光的，下去扑腾，或是在有岩壁的深水潭比赛“跳冰棍”。

有时候在想，童年是属于夏天的。许多本领甚至道理，是在与小伙伴们一起玩时学会的。有调皮捣蛋的，偶尔惹是生非；把青蛙什么的放到女同学的课桌里，结伴去偷摘别人家果树上的果子，拿石头、棍棒、树枝追打小动物，凑在一起讲鬼故事……

那时的生活条件普遍困窘，小伙伴赤脚走在石子路或是碎石遍布的溪滩上，赤脚穿行在山林草莽，但似乎并不影响嬉戏的心情。河水是清澈的。天空澄碧、清澈、明净。

## 蓝天白云

1978年，我13岁，初中毕业考上白塔中学，离开柯思。1979年春，父亲调到横溪工作，我转学去了横溪中学，一直读到高中毕业。

横中是读书学习的好地方。早、晚读和自习课的时候，我们会拿着书，去校内小山上的小树林、杂木丛中，找个地方坐下来，或贴

靠着某棵树。有时候，则是拿本书去果园、蔬菜地里读。有时候，我们会穿过学校旁的村子，去麦田、玉米地里读书。

同学都住校，每两周回一次家。父亲还在横溪工作的时候，我会回到父亲那里。后来父亲又调到白塔工作，我会去白塔或田市跟父母一起。白塔、田市离横溪二三十里路程，中间隔着永安溪，那时没有大桥，只在皤滩处有简陋的石桥可供通行，丰水季节则只能望水兴叹。我常常与同路的同学结伴而行。为抄近路，我们会穿行在田埂地头。这种用脚步丈量道路的经历，给了我们亲近大地的机会，田园里的庄稼作物、瓜果蔬菜，让我们感受到泥土的芬芳。也正是在这来来去去之中，我永远记住了那一片样，那一片天空……

1981年，自己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失利，进入仙居中学复读。近一年，可能是自己这一辈子读书最用功的一段时间。同学都很刻苦、用功，老师们也不遗余力。当我们送走一个个晨昏，当又一个夏天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听到了稻禾抽穗、栀子花开的声音。

又一次高考结束，我真正成了“无事的少年”。同学们互相约着走东串西。街头巷尾、田园阡陌、溪头滩地、草木深处，许多地方留下了我们的踪迹，而天上的云总是如影随形，或轻飞曼舞，或堆积如山，或你追我赶。

很多时候会看到天上的白云，似乎在向自己翩跹、问候。这种翩跹、问候，一直伴随着自己。

后来，我在自己足迹所到之处，在各种文字、油画、摄影作品中，在音乐和歌声里，甚至是在与朋友的交谈中，看见、读到、听出他乡的天空和云的模样。在河姆渡、良渚、三星堆和其他许多文化遗存面前，我也曾遥想那时人们头顶的天空。有时候也想：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应该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，而那些离开故乡的人，应该都有一片留存在心底的云。这么想时，虽然身处北京，我满脑子都是故乡那清亮的天空、温暖的流云、风的味道、田园的气息。



## 踏歌行

# 思念的歌谣

竺 泉

你在小路旁  
悄悄打开了唇角  
微笑着  
把春天报告  
这些快活的花草  
正缓缓走进  
你我温暖的怀抱  
我曾用  
生茧的老脚  
走过久远的古道  
无数次轮回相邀  
你终归  
发芽拔节  
向天欢笑  
那么迷人  
那么妖娆  
等风来  
你又化作一首  
我长久思念的歌谣

## 浮生闲记

# 晕船

林上军

所谓晕船，就是因乘船引起头晕、恶心甚至呕吐。浪越大，晕船就越厉害。就我所知，晕车晕机比不上严重的晕船痛苦。

晕船最严重时，肚子里的黄胆汁都会吐出来；胃里的東西没有了，如果晕船不停，却没有货色可吐，就会吐血。最痛苦的时候，如果附近刚好有小岛“漂”过，就想尽快跳到小岛上求生。

但人一着陆地、上岸，晕船带来的痛苦会较快缓解；不过，如果晕船时间长了，晕船者要完全缓过来仍需要一个过程。

我生活在舟山群岛，以前乃至现在，乘船属家常便饭，其实，晕船对于所有的海岛人来说，几乎均有体验。

我出生在舟山本岛的纯农业村，家里以农耕为生，在我考入水产学校读海洋捕捞专业前，几乎没乘过什么船。记得第一次比较严重的晕船，是去宁波走亲戚。那时从舟山定海港口出发，去宁波码头要两个半小时，船开到宁波与舟山的中间海面，浪大了，人就开始难受，喉咙里似乎有东西要爬出来，捂着肚子，煎熬着、忍受着，终于抵达码头，脸已煞白。人跌跌撞撞，瘫坐在地上，待一会儿，才勉强支撑前行。

记得第一次出海实习渔业捕捞，因为晕船，十天一个航次没吃进饭，中间也吃了一些食物，但马上吐了。如果不吃，身体肯定会垮，精神状态会更糟糕。

晕船用舟山的土话说是“柱浪”，有一种现象，长期生活在船上的人，走路时腿都是弯曲的，似乎伸不直。

经过若干年交通大建设，现在的舟山群岛把很多岛屿连起来了，减少晕船之苦。但有的偏远岛屿，如东极列岛、嵊山、枸杞等岛屿，去一趟仍需好几个小时。一路上，经常是无风三尺浪，晕船依然是避免不了的。

记得2021年夏季，我和同事乘船去嵊山采访大陆来的助老员，途中大家都吐了，眼前放着一个脸盆或水桶，浑身乏力，除了呕吐声，讲话的力气也没有了。懂得乘船规律的其他乘客，有的躲到船后舱去了，因为乘船与乘车刚好相反，乘船越后面越稳，乘车则是越后面越颠簸。

我还记得，约10年前，有一次到嵊泗泗礁岛开会，接杭州客人从嵊泗小洋山码头过来。途中浪涛翻滚，横浪把船舱玻璃都打碎了。全程痛苦，浑身难受。在30年的海岛记者生涯中，类似经历不计其数。

舟山的东极列岛，海水特清、风景奇美、海鲜丰盛，是夏季的旅游热门地。暑期，去东极列岛往往一票难求，乃至出现倒票的“黄牛”。前几年，有人为了买票，半夜赶到售票处等窗口开；现在信息化时代，到点去手机上抢票，但旺季依然很难抢到。东极列岛往返客轮几年一更新，一船已能容纳500人，但旺季就是忙不过来；待到冬季这样的旅游淡季，单趟一般也就拉100人左右。

31年前，我刚从事新闻工作那会儿，经常去东极列岛采访。我牢记教科书上的教导：脚板底下出新闻，当记者就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然而，每次去，少不了晕船。我记得，每次到当时的东极区公所，晕得晚饭也不想吃，纵然有诸多美味海鲜，也只好躺在床上等待复元。当然，东极也给我回馈，我不但认识了不少淳朴的东极渔民，而且有一篇出自东极的新闻报道还获得较高奖项。

那时船慢，去东极庙子湖岛，单程至少4个小时，船上设施可想而知，船员们好不容易让出来的床铺，不早预约，就只能干坐。躺在床上，显然要比坐着好受一些。

现在去东极的船大了稳了，时间缩短至2小时，但一遇冷空气、大浪天，晕船依然折磨乘客。海岛是美丽的，晕船是痛苦的。所以，如果不晕船，旅游旺季应该会延长些。

舟山群岛解放时间比全国晚了一年。解放舟山不容易，打仗的解放军都是从北方过来的“旱鸭子”，一旦晕船，战斗力肯定受到影响，著名的登步岛战役、大陈岛战役就发生在舟山群岛。当下，海军装备逐步走向现代化，舰上官兵抗晕船能力仍事关部队作战能力。

对于海岛人来说，关于晕船的经历，似乎三天三夜也讲不完。不过，也有天生不会晕船的人。有的人不知道晕船的滋味，浪再大都没感觉；还有的人，乘船适应性很强，开始会晕船，一两天后就不再有眩晕感。船上的生产生活空间相对狭小，有的船只远洋捕捞长时期回不了家，而且出海毕竟有安全风险，这些年来，在舟山群岛，渔船船上本土普通船员几乎销声匿迹，仅有职务船员还是以本地人为主。

但笔者相信，今后，随着渔船现代化装备的升级，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明显恢复，未来出海不再是苦差事，船员会成为屈指可数的高收入群体。有了抗晕设施，下海也不用再过晕船难关。若干年后，当渔民职业有了较高的进入门槛，你想去体验一次激烈的晕船说不定也没地方体验了。

# 云台石寨

李治钢

## 心香一瓣

“天下佳山水，古今推富春。”在杭州富阳，除了天下独绝的富春江，那些青山掩映、绿水萦绕的民居村落，也处处深藏着“醉美”景致。“秀美山川，别有洞天。”对于洞桥而言，在富阳24个乡镇里，似乎更得富春山水静美之神韵。洞桥镇由原洞桥、三溪、贤德三个乡镇撤并而成，东北接临安，西南连桐庐，是个水乡相依、山相伴的美丽生态山乡。

“奇山异水，孕育人杰。”洞桥除了有“三山三泉两寺一湖一岛”（即天井山、天雷山、天云山，枫林唱泉、珍珠泉、洞顶泉，天雷寺、天云寺，岩岭湖、香莲岛）自然胜迹外，还有名人施肩吾。他是杭州地区第一位状元，集诗人、道学家、“开发澎湖的先驱者”于一身的传奇人物，当地至今尚流传着“两知县争状元”等脍炙人口的故事。

生活在唐代的施肩吾，一生与诗歌同行。“火轮烈烈彩云浮，才到东林便是秋。有客故人来未暮，松风几拂碧山头。”这是施肩吾描绘家乡洞桥风物的诗。炎炎骄阳，有朋

远来，诗中有景，景中融情。

洞桥不像其他名声在外的江南古镇，熙来攘往、喧嚣纷扰，宛如一位羞涩的山里姑娘，恬静清雅，明眸善睐。暮春时节，我循着诗文前往深藏于洞桥青山绿水间的“云台石寨”快意一宿，以“慨长思而怀古”静心。

“丹青莫讶黄公望，生长层峦叠嶂中。”当车缓驶至岩石岭库区，飘浮着无数云彩的瓦蓝天空，悄然间黑云翻墨，一场滂沱大雨顷刻而至。不一会儿，雨过天晴，只见周围的山峦，云起雾涌，淹没在茫茫“云海”之中。紧接着，“卷地风来忽吹散”，碧波微荡的岩岭湖面，千峰倒影其间，恍然又成了一片华盖如云的“海市蜃楼”。

车过三溪口，算真正到了洞桥。“云台石寨”就躲在大溪村的大坞里。“两边青山一溪润，村落民居缀其间。”山坞很深，古木参天的密林深处，隐藏着奇石异岩，溪流瀑布错落其间。

“青山叠叠重，古道才容匹马通。”狭长的村道，七拐八绕，穿过一座高高的“石门”后，一下豁然开朗。浓郁的古村气息扑面而来，造型奇特的各式石屋和古朴的砖木老房，令人目不暇接。老屋街巷间长满了野草和青苔，更多

的是生活气息和岁月痕迹。

我想，大坞之所以称作“石寨”，就是因为这70多幢清一色用山石垒筑而成的石屋。当地的匠人就地取材，从山边地头掘出一块块形态不一、质地均匀的青灰岩石，以“石头打墙”的营造方式，堆砌起这些黛瓦石墙的房屋，铺就成纵横交错的街巷……看似随意，实际上每块位置都恰得其所，怪不得会被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赞为“真正的建筑艺术”。漫步其间，领略大坞风貌，恍然间时光仿佛倒流了千年。难怪有人说，步入这个“普通”的原生态村落，就像误入了“桃花源”。

“别院深深夏席清，石榴开遍透帘明。”绿油油的草坪上一只白鹅正闲庭信步。天色渐暗，屋内发出温暖的灯光，如异乡遇见归家的明灯……这就是“云台石寨”。

诗酒花茶、静谧安详的格调是乡村民宿的标配。石木混搭的“石寨”外形斑驳，冬暖夏凉，装饰朴实无华。一楼有足够的公共空间，设置吧台、休息间，老桌椅、老书刊、老式收音机……二楼，可透过窗看到成片的山林原野，满眼翠绿。沏杯清茶，观山望云，听风辨雨，心情格外舒畅。

“石寨”不仅有声有色，而且有滋有味。一道道菜肴端上桌，让人食欲大开。鱼是刚从溪里捕捞的，蔬菜是从农田里新鲜采摘的，让清欢之味洋溢在味蕾之上。

“云台石寨”的主人，就是大溪村的老书记王荣华。选址、租房、整修都亲自动手，用老砖、旧瓦、原木，打造出这所山居民宿。如恢复长方形石拱门、石台阶，对倒塌的围墙略加修复，再种上花草绿植。渐渐地，“云台石寨”火了，吸引着都市里的人，春炒茶挖笋，夏避暑戏水，秋采果醉酒，冬围炉赏雪。

将生活过得诗情画意，以寄托自己的隐世桃源之情，这是老王营造“云台石寨”的初心。然而，他最大的梦想，不是开一两间民宿，而是带领左邻右舍“越过山丘”，将云台山下的整个大坞“石寨”，打造成“民宿示范村”，从而唤醒“沉睡”的传统古民居，使独特的乡村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，实现“让市民的享受成为村民的增收”目标。如今，一间间老屋正在华丽转身，不断“生根发芽、开枝散叶”，客源不绝……

惟愿老王的梦想，如同云台山上的杜鹃花，越开越鲜艳。